

朝花夕拾

《仲夏夜之梦——张玮玮与上交弦乐四重奏》音乐会的最后一首曲目，是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由变为键盘手的张玮玮和上交弦乐四重奏合作完成。

民谣歌手旋律里的巴赫

■ 吴孜

简称为MISA的上海夏季音乐节，从2010年创办至今，已进入12个年头。今天，主打古典音乐、在炎炎夏日绽放的这束音乐之花，开始杂花生树起来，而民谣歌手的张玮玮的音乐，就是斑斓的古典音乐中的一抹中国红。

这抹中国红在去年10月23日就曾“登堂入室”上海交响乐团的正厅，在通常只对古典音乐开放的舞台上，携手上交弦乐四重奏举办了一场题为《风筝和飞鸟》的演唱会。去年秋天，面对民谣歌手的一场音乐会的节目单我有些疑惑，巴赫的a小调无伴奏长笛组曲中的《阿勒芒德》、巴赫f小调羽管键琴协奏曲中的《广板》以及巴赫的《赋格的艺术》中的《对位法之一》。总共17首作品，巴赫的作品倒占了将近三分之一，当时坊间对张玮玮这场音乐会的评价是，这是一位民谣歌手的“破圈之举”。可我更关注的是这位音乐人在接受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我和弦乐队演奏巴赫是我的梦想”，由此，我认定张玮玮的创作与巴赫的音乐之间有着联系。

所以，得知张玮玮将参加2021年上海夏季音乐节后，我就开始惦记上了。等到定名为《仲夏夜之梦——张玮玮与上交弦乐四重奏》的音乐会公布了曲目后，我赶紧预订了门票，原因简单：这是一场以巴赫的作品开场、又以巴赫的作品结束的音乐会。

开场曲巴赫f小调羽管键琴协奏曲中的《广板》，张玮玮在去年的《风筝与飞鸟》音乐会上与上交弦乐四重奏合作过。面对曲目名，我们也许无法对应到这是巴赫的哪一首作品，可是，只要此曲的旋律响起，相信很多喜欢音乐的都会由衷地感慨：原来是它！太多的影视作品和舞台剧选择过巴赫的这首作品来做背景音乐，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的话剧《堂吉珂德》，就是用巴赫的这首《广板》来贯穿剧情的，不过，话剧选用的是钢琴版的《广板》。

张玮玮用了什么方式与上交弦乐四重奏来合作巴赫f小调羽管键琴协奏曲中的《广板》？相比这个问题，我更感兴趣的是，在巴赫浩如烟海的作品中，张玮玮何以对这首《广板》情有独钟。

1730年，45岁的巴赫出任莱比锡音乐协会总监，到1733年的三年间，巴赫为键盘乐器创作了7首羽管键琴协奏曲，作品号为BWV1056的，就是其中的一首，张玮玮两度与上交弦乐四重奏合作的《广板》就选自这首羽管键琴协奏曲。在巴赫创作的这一组羽管键琴协奏曲之前，键盘乐器一直是伴奏乐器，巴赫创作的这一组，大大提升了键盘乐器的地位。不过，对很多古典音乐迷来说，喜欢BWV1056的第二乐章《广板》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此曲好听得只应天上有，难怪会有那么多乐器的改编版本，其中的大提

琴独奏版本，一唱三叹的，就算是音乐盲也会为之动容。

从小随职业为音乐老师的父亲学过钢琴、手风琴和萨克斯，后来又以音乐为生的张玮玮，一定不会随便选择一首巴赫的作品来与上交弦乐四重奏合作。既然巴赫的一组羽管键琴协奏曲作品大大提升了键盘乐器在乐队中的作用，那么，作为创作型民谣歌手，张玮玮有没有想过借助巴赫的天才之光帮助自己创作出可以传世的民谣？

其实，张玮玮在民谣创作上已经有了不俗的表现。

在老家甘肃省白银市呆不下去的张玮玮，去广东闯荡天下，碰得头破血流后决定放弃音乐回老家上班，可在老家只住了20天就又按捺不住自己热爱音乐的心，于是到北京当了北漂，一首《米店》就此诞生。三月的烟雨飘扬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 一手拿着命运 在寻找你自己的香……后来，收入张玮玮专辑《白银饭店》的这首《米店》，由张玮玮在自己最擅长的手风琴伴奏下主唱，显得恬淡、温暖又执着，在百花争艳的民谣舞台上独树一帜，因而被不少著名歌手翻唱，张玮玮就此一举成名。

成名以后的张玮玮，却不想重复自己，“对于我来说，像《米店》这样的歌词我绝对不可能再写了，包括《白银饭店》里面大部分歌词，我不可能再写这样的，我再也不会写那种偏诗化、意境化的歌词，那种歌词

对于我来说已经过去了。现在对于我来说只有叙事……”为此，在上周三于上海城市草坪上举行的音乐会，张玮玮甚至都没有唱成名作《米店》，而是唱了多首新作品，与上交弦乐四重奏合作的音乐会第一首作品、巴赫的巴赫f小调羽管键琴协奏曲中的《广板》时，张玮玮采用的方式是吟诵他的作品《沙木黎》。这一曲罢罢，张玮玮“重拾”主唱这一角色，或者在两位伴唱的衬托下，或者与小号的对话中，更多的时间里是在上交弦乐四重奏或乐队的伴奏下，次第唱着《花瓶》《真相》《两只山羊》《小镇》《送你》《北平》和《仲夏夜之梦》等12首他在《米店》以后创作的作品。“除了钟楼，谁都不认识我了……”，《北平》的歌词的确如张玮玮概述的《米店》之后他创作风格已经转变：只有叙事。

从《花瓶》开始我的情绪就一直随着张玮玮的音乐跌宕起伏，直到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响彻城市草坪的上空，我才猛然想起，我想要寻找的张玮玮的创作与巴赫音乐之间的关系，找到了吗？

从小时候被爸爸逼着弹奏巴赫的赋格和十二平均律时的抗拒，到长大后心悦诚服地接纳巴赫的音乐并花不少时间去钻研和演奏巴赫，巴赫到底有没有影响到张玮玮的《仲夏夜之梦》？槛外人一时难以找到两者之间的密道，不过，张玮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庶几能道出其中的奥秘，“风筝有线，飞在章法里”。

诗情话意

奖章熠熠映初心

——喜获光荣在党50周年纪念章感怀

■ 李桂琴

举国欢腾红旗飘扬
载歌载舞盛世欢畅
奋进大党世界赞赏
百年华诞圆梦启航

五十岁月筑信仰
誓言铮铮处处闪光
党的宗旨牢记心上
温暖阳光映红奖章

在党五十忠诚坚强
不忘初心使命担当
为民服务心里常装
历经风雨敢干敢闯

军营磨炼教死扶伤
转业融入改革开放
与时俱进务实苦干
服务社会再添荣光

学史明理丹心向党
古稀老兵再谱新章
红船精神世代传扬
民族复兴屹立东方

画廊

徐建军摄



素色清欢

■ 王宁泊

一条通向无边宇宙的天梯

近几年，出于保护空气的需要，许多城市市区内已经明令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还记得小时候，娱乐活动并不是很多，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就是每年元宵节的时候去看烟火。伴随着划破夜空的轰鸣，巨大的火光在头顶绽放，不用担心因为个子太低而被大人们挡住视线。而且那时往往是带着任务去看烟花，回来后要写一篇有关看烟花的作文。在七八岁小孩子的头脑中，还没有什么丰富的形容词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觉，急切地想把自己新学的词用在作文里，也不管贴切不贴切。使用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确，在我的脑海里，虽然还无法言明，但那条条火光就是一条条游弋在漆黑之海的火龙。烟花不会熄灭，火龙消失在视线中，是因为它们进入了我们视线无法企及的黑夜更深处。

因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大脚印”，我开始接触到蔡国强这个名字，开始渐渐知道，有这么一位与众不同的，用火药来代替画笔，用火药来进行艺术创作的人。但是因为年纪尚小，并不能体会到用火药来创作究竟意味着什么，更无法明白蔡国强的艺术作品当中所试图表达的内容。火药与烟火，带给我的体验，还只是简单地停留在视觉与听觉的震惊与新奇之上。真正对蔡国强以及他的作品与艺术思想有了一定了解，还是靠着纪录片《天梯：蔡国强的艺术》。

《天梯》以蔡国强多年以来的艺术夙愿——用火药造出一个通往天空“天梯”为引，向我们展示他令人称奇的艺术创造。黑格尔曾经说过，意蕴作为艺术作品的灵魂，是相比于客观物更加深远更加抽象的。而艺术作品的意蕴往往分为四个层次，首先的层次就是艺术作品的材料，表现在蔡国强的创作中，就是火药。蔡国强自己在纪录片中回忆，最早的时候他也是

循规蹈矩地用毛笔与墨汁作画。但是单纯的画笔与墨汁对于蔡国强来说太过拘谨、太过理性，每一次落笔都要经过深思熟虑。这种太过压抑和缓慢的创作过程，对于心中蕴含着丰富激情与冲动的蔡国强来说，反倒成了他进一步超越自己的瓶颈。而火药在爆炸中释放的巨大能量以及整个过程的短暂与难以把握，却成了蔡国强表现自身艺术创作的最重要媒介。

蔡国强自己说，他不是一个用“烟火”来创作的艺术家的。火药爆炸的瞬间就仿佛创作者灵感爆炸的瞬间，艺术的火光也在爆炸的那一瞬间照亮整个荒芜的感性世界。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往往采用水墨的渲染来描绘一种空灵与平静的气氛，就连作画时所采用的工具——墨水，也是慢慢渗透进纸张当中。而我们蔡国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火药在巨幅画纸上爆炸留下的黑色印记，反而可以创作出类似于水墨画般空灵的画面。一位艺术家的成功，往往要通过占据一种艺术材料，使之成为自己的符号来实现。火药与爆炸，已经成为蔡国强的标志，成为蔡国强的一个象征，提起他，我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想到，那个用火药创作的人。

而天梯，也就是用火，为我们造出一个高达500米，宽5米的“天梯”，从地面一直延伸至黑暗的天空。这个项目从第一次尝试到最终成功，蔡国强用了21年的时间，在世界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从英国巴斯，到中国上海，再到美国洛杉矶，最后蔡国强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泉州惠屿岛。正是在这里，蔡国强最终完成了“天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画面中，热气球缓缓升空，天梯的一端虽已被慢慢吊起上升至半空，但在我们眼中仍旧是一片黑暗，尚未燃烧的天梯此刻正隐藏在无光夜幕，等待着最后点火倒计时的呼唤。“三、二、一！”随着点火口令的发出，仿佛火箭发射一般，相互连接的爆竹喷射出红色的火焰，火焰与火焰叠加在一起，又无数烟花串联起来的“天

梯”在黑暗的夜空中一点一眼崭露出前所未有的形态。红色的火苗顺着直入天空的“天梯”一路向前，为我们逐步勾勒出这长达五百多米的火的阶梯。全场一片寂静，没有一个人敢说话，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地呼吸，画面中我们只能听得到火苗燃烧时发出的沙沙的声响，时间似乎就这么静止了，一架火红的天梯，悬浮在大地和宇宙之间。大约过了五到六分钟吧，自下而上的，天梯的燃料开始用尽，燃烧着的火焰渐渐熄灭，直到最后一抹红光消失在遥远的云端。

地面上的人们，还保持着抬头仰望天空的姿势，过了很久，才回过神来……

蔡国强的天梯，为我们沟通了天与地，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往天空”的道路。这条燃烧在黑夜中的天梯，象征性地实现了对天空，或者说对宇宙的向往。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条沟通天地的天梯，仅仅在我们的实现中努力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蔡国强用自己长达21年的努力，只为了这短短几分钟的呈现。燃烧着的天梯，只存在于这一瞬间，只存在于这一地点，这种及时及地性，使得天梯成为一种一次性艺术。就如同那划过夜空的流星，如同绽放在黑夜的烟花，如同雨后笼罩在我们身上的虹光，尽管短暂，却在那有限的时刻全部占满我们的世界，将我们整个包含在其中，让我们沉浸在艺术的场域之内。

在天梯燃尽之后，画面中的蔡国强仍依依不舍地望着天空，望着天空的尽头，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口中不断念叨着“好看呐，好看呐……”。而他的妻子，靠在一旁的电线杆上，忍不住低声哭泣起来。

这一次，没有雷鸣般掌声，现场只是一片静穆。唯有天边渐渐升起的红日，还有那笼罩着大地的曙光，书写着人们心中难以名状的震撼与感动，仿佛延续着那燃烧的天梯带来的光芒，而这光芒照耀着全世界。

序跋选登

《阳光的香味》，写的是作者自己家中的幸福，采撷辨识书写的过程，无异于一位善良勤朴的农妇在播种阳光的种子，如同星火燎原一样，这种阳光的种子是一定会在读者眼底心中发芽生根的，会让读者勾起各自对自己生命河流的透视。

■ 刘放

相城黄埭李金珠老师，又有散文新著集结出版，嘱我为序，我以为她是客气。苏州文人多，她身边的名家不少，让我这么个新闻与文学“杂交”的写手出手小文，附在她新著前面，虽不说有多煞风景，但总归是难添什么彩的。这只能是人家的一时客气。人家客气，咱可不能犯傻气，当起真来，大大咧咧写一篇“是为序”的蹩脚文字，放在人家书前，让人家左右为难：用嘛，不大情愿；不用嘛，写都写了，不好意思不用。于是，我决定用拖延战术，不写，写不出来，心想时间长了，人家知道我在忙于赶出版的书稿，就另请高明了，双方面子也都过得去。

其实，关于序的这点事儿，文学史上就流传有许多美谈。源于客气和傻气的序，最有名的，大约是初唐王勃写《滕王阁序》的故事了。初唐四杰之首王勃，省亲路过南昌，登上新修的赣江边巨型建筑滕王阁，主人阎都督大宴四方宾客，并且客气，当场求序，王勃就犯了傻气，拎笔当场写了起来。客气的主人当然心下不满，他原本让自己女婿提前写好了美文，想在大家也客气谦让之际，让女婿当场一鸣惊人。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何方来的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傻气人坏了客气人的好事。谁知王勃越写越好，好成了千古绝唱，连气呼呼的阎都督都脸色由阴转晴，终于拍案，称傻小子文当不朽。这个有名的文学故事，让人事后想想还有点怕，那就是，如果不是“童子何知”的王勃冒傻气，这篇奇文会胎死腹中，中国古代文学的天空也会因之黯淡不少吧？缘而生之奇文，也让“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滕王阁数度毁而复建，居功至伟。可见，客气和傻气有时也会导演好事儿。

这件事儿，当然与在下没有可比性。王勃敢冒傻气，是源于人家有才气，腹中才气高万丈，当然敢当众接笔写文章。在下没有此等才气，自然不敢贸然接笔。偏偏李金珠继续索序，执意让我写一篇。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与她的交往。她是小学教师，待字闺中时，以诗歌写作在当地拥有很高的名望，有“小舒婷”之美誉。后来做了人妻人母，就完全搁笔了，一边全心搞教学，一边照顾孩子，同时，还对心理咨询发生浓厚的兴趣，不但大量阅读这方面典籍，还考上了国家心理咨询师的相关资质证书，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但更让她上心并视为事业的，还是育儿。

我与她直接的联系，是从她推荐小儿子子墨的习作开始的。其时，长子思航已在海外留学。我那附兼编小学生作文习作版，看到子墨写他们兄弟之间的故事，总是忍俊不禁笑出声，深深感叹这小作者是个机灵鬼，似乎他的思维与常人是不一样的。于是，我鼓励李金珠，注意观察并记录孩子的成长，我还将自己这方面的浅陋作品发给她看。好一个李金珠，一旦写起两个儿子来，笔头就仿佛奔涌起了两条大河，一条是李白说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那条河，另一条是杜甫说的“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这条河，并且很快就集结由古吴轩出版社出版《九月的风》。书出版后反响相当好，很快再版加印，并且被广泛邀请签名售书并做读书报告，成为黄埭文化名人。我自然是暗暗为她高兴，暗暗祝福她。

在我的印象中，李金珠是个善于感恩的人。她整个的思维惯性，整个的性格基调，都有这样一种对待外来一切由衷感激的品格。她对待丈夫是这样，对待婆婆是这样，对待同事和学生是这样，对待两个相差11岁的儿子更是这样。在她的目光中，命运的赐予都是好的多于不好的，不顺利都是暂时的，不顺利之后必定是顺利。在家庭中，两个个性不同的儿子，在她看来每天都是新的，都是独有魅力的故事。有部影响很大的美国长篇家庭连续剧，叫《成长的烦恼》，在一个屋檐下，孩子们生发出诸多的成长故事，有趣中掺杂无端的烦恼。李金珠可是相反，在她的家庭中，孩子们的成长在她看来只有快乐，没有烦恼，连常人看来都觉得烦恼不堪的事情，到了她眼里，那也是快乐的烦恼。孩子做得好，她看到了快乐；做得不好，她相信下次会做得更好，仍然让快乐过滤掉烦恼。这就是说，感恩让她永远舒展眉头，而绝不会烦恼得愁眉不展。她觉得命运厚待她，虽然有时也会给她看到严酷的一面，但她不会报以一味的哀怨愤懑，不会无休止地自责叹惜，而是坚强地挺过去，风雨之后必定是绚丽的彩虹，是长久的丽日蓝天。她用感恩之壤（她的家乡黄埭即由黄歇筑城而得名），抵御化解不悦不顺，迎接风调雨顺。

正是基于这种个性，相应地也带来了她惜福的生活方式。任何的遭遇，任何的境遇，任何的细枝末节，她都能发现阳光一定会打印其上，她总是能从这些闪光的太阳金质斑点，去看待，去善待，去珍惜一切行将成为过往的美好，收取珍藏之。或者打个比方，生活给予的一切让她采撷到炒勺中，她会善意地加以油盐酱醋的调料，利用恰到的火候，一番翻炒翻炒，端上的就是一盘美美的色香味，自己开心地享受这生活的恩赐。当然，享受首先是在这收取珍藏的过程中。写成分，编成书，那就是这本《阳光的香味》。

作品进入社会，必须经由读者的参与，才能发生作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否则，再好的作品，也只是自家印制品而已。李金珠的这本《阳光的香味》，写的自己家中的幸福，采撷辨识书写的过程，无异于一位善良勤朴的农妇在播种阳光的种子，如同星火燎原一样，这种阳光的种子是一定会在读者眼底心中发芽生根的，会让读者勾起各自对自己生命河流的透视。我相信读者读到本书，一定会心生赚了惊喜，并忍不住也有书写自己家中美好的冲动；但不要写出来不是最重要，能让自己近乎消失殆尽的昔日美好亲情重现，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衡量一部作品生命力与价值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作为先睹为快的读者，我居然犯起了另外一种傻气——再写自己儿子。他读小学三年级时，我写过一本《有一个少年》的小书，10万字，100篇，标题一律三字，全部记录他的成长足迹，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6年后的6月，他举行了硕士毕业独唱音乐会，他身后留下的长长跋涉之旅，更值得做父亲者如舐犊老牛，亦步亦趋地深情打量，摹写。我深信，这条路上的阳光，收取了就是金元宝，听之任之，就是永远消失的光影。

书成之后，我也请李金珠老师为我写序，礼尚往来嘛——我投之以木瓜，她回我以琼瑶，我赚了！

（此文为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阳光的香味》代序）